五倫書

五倫書卷之二十一

君道

善行

命將

虞舜以有苗弗率。命禹徂征。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既而苗民逆命。

禹遂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
階。七旬有苗格

夏。仲康肇位。羲和廢厥職。王命胤侯徂征。胤侯
乃告于衆曰。羲和顛覆厥德。沉亂于酒。畔官
離次。俶擾天紀。遐棄厥司。今予以爾有衆奉
將天罰。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
威命

周。宣王時蠻荆背叛。王命方叔伐之。故詩人詠
之曰。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荆來威。言其嘗

與北伐之功。是以蠻荆聞其名而皆来畏服也

列國秦武王使甘茂伐韓。茂曰。宜陽大縣其實郡也。今倍數險行千里攻之難。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母織自若。及三人告之。母投杼下機。踰垣而走。臣賢不及參。王之信臣又不如其母。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今臣覊旅之臣也。樗里子公孫奭挾韓而議。王必信之。王曰。寡人弗信。

乃盟于息壤。茂伐宜陽。五月而不克。二人果譖之。武王召茂。欲罷兵。茂曰。息壤在彼。王乃悉起兵佐茂。遂拔韓

漢高祖王漢中時。欲還兵東擊項羽。乃用蕭何言。設壇具禮。拜韓信為大將。既拜禮畢。引信上坐。問曰。將軍何以教寡人。信因言項王所過無不殘滅。百姓不附。特刼於威。强服耳。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令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

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於諸侯約，大王當王關中，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喜，自以為得信晚，遂聽信計

文帝時，匈奴大入邊，詔將軍周亞夫屯細柳，劉禮次霸上，徐厲次棘門，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馳直入，大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帝乃使使持節

詔將軍周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吏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帝乃按轡徐行。亞夫持兵揖曰。甲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帝為改容。成禮而去。羣臣皆驚。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兒戲耳。其將固可襲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耶。稱善者久之。遂拜亞夫為中尉

宣帝初。遣義渠安國伐諸羌。諸羌怒。犯塞攻城邑。殺長吏。安國以聞。時趙充國年七十餘。

帝老之使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無踰老臣帝遣問曰將軍度羌虜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遙度願至金城圖上方略既至金城帝賜書曰皇帝問後將軍甚苦暴露計欲宿留于進借使虜知此意或寇或匿寧有利哉將軍不念國中之費欲以歲數而勝微（謂應年乃勝小敵也）將軍誰不樂此者令詔破羌將軍武賢等將兵六萬二千人以七月北行擊罕羌將軍其引兵便道西並進使虜

聞東方南方兵並来分散其心意當有瓦解
者令五星出東方中國大利蠻夷大敗太白
出高用兵深入敢戰者吉弗敢戰者凶將軍
急裝因天時誅不義萬下必全勿復有疑已
又屢書令充國熟計其便復奏充國乃奏願
罷騎兵留步兵萬餘屯田條不出兵留田便
宜十二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初是其計者
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魏相任其計可必用
帝從之朞年諸羌悉平

光武以赤眉延岑暴亂三輔郡縣乃遣馮異討之。車駕送至洛陽賜以乘輿及七尺具劒。勑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元塗炭無所依訴。今之征伐非必畧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鬬然好虜掠卿能御吏士。令自修飭無爲郡縣苦。異頓首受命。所至皆布威信羣盜悉降

○帝討公孫述。命吴漢進軍攻廣都。拔之。帝戒漢曰。成都十餘萬衆。不可輕也。但堅據廣

都待其來攻勿與爭鋒若不敢來公轉營迫之須其力疲乃可擊也漢乘利遂自將步騎二萬餘進逼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為營作浮橋使副將劉尚將萬餘人屯於江南相去二十餘里帝聞大驚使讓漢曰公既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營事有緩急不復相及賊若出兵綴公而大衆攻尚尚破公即敗矣急引兵還廣都詔書未到述果使其將謝豐袁吉攻漢使別將攻尚漢敗入壁豐圍之漢乃率

諸將夜銜枚引兵與尚軍合豐等不覺悉兵迎戰自晨至晡遂大破之斬謝豐袁吉自是八戰八尅蜀乃平

晉武帝時涼州羌叛河西斷絶帝臨朝嘆曰誰能為我討此虜通涼州者乎朝臣莫對馬隆前曰陛下能任臣臣能平之帝曰必能滅賊何為不任御顧御方畧何如耳隆曰陛下若能任臣當聽臣自任臣請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来率之鼓行而西稟陛下威靈醜虜

何足滅哉。帝許之。公卿僉曰。隆小將妄說。不可從也。帝弗納。卒用隆。隆果攻殺諸羌。遣使回報。帝撫掌歡笑。召羣臣謂曰。若從諸卿言。是無秦涼也

唐高祖既定京師。以李靖初不附己。將殺之。靖呼曰。公起兵為天下除暴亂。欲就大事。柰何以私怨殺誼士乎。遂釋而用之。開州蠻冉肇則寇夔州。靖率兵八百破其屯。要險設伏斬肇則。俘禽五千。帝謂左右曰。使功不如使過。

靖果然。因手勑勞曰。既往不咎。向事吾已久忘之矣。靖遂為大將。屢立功

太宗貞觀八年。吐谷渾冦涼州。命李靖為西海道行軍大總管。帥諸軍往討之。帝誡靖曰。吐谷渾妄自矜大。失藩臣之禮。數為草竊侵我邊陲。是行也。以寡制衆。良在不疑。然敵不可輕。冦不可玩。閫外之事。將軍裁之。制變應機。不可預筭。官賞罪罰。並在此行。當思自勉。

肅宗時。安慶緒弑祿山。繼為亂。帝命天下兵

馬都元帥廣平王俶司空天下兵馬副元帥郭子儀帥諸將佐往討之初帝勞饗諸將謂子儀曰事之濟否在此行也子儀曰此行不捷臣必死之於是俶將朔方諸軍及回紇之衆與子儀大敗賊於長安既定西京已而復與賊戰於新店大敗之東京亦定焉

代宗時僕固懷恩叛帝問郭子儀計所出子儀曰無能爲也懷恩本臣偏將雖慓悍然素失士心其𦚾爲亂者又皆臣故部曲素以恩

信結之。彼忍以刃相向乎。帝曰善。遂遣子儀擊敗之

宋太祖命曹彬伐江南主李煜。戒以勿暴虐生民。務廣威信。待其自歸。不須急擊。取匣劍授彬曰。不用命者。副將以下皆斬之。潘美以下皆失色。自王全斌伐蜀多殺人。帝每恨之。彬性仁厚。故專任焉。彬將行。又戒之曰。城陷之日。慎無殺戮。設若困鬭。則煜一門不可加害。及彬克昇州。得煜以歸。帝御明德門。見煜于

樓下。不用獻俘儀◯帝以郭進爲澤潞防禦使。充西山巡檢。進有材幹。御下嚴毅。在西山。嘗有軍校詣闕誣進者。太祖謂左右曰。彼有過畏罰。故誣進求免爾。遣使送與進。令殺之。會幷人入寇。進謂誣者曰。汝敢論我。信有膽氣。今捨汝罪。汝能掩殺幷寇。即薦汝於朝。如敗可自投河水。其人喜躍聽命。果致克捷。進即以聞。乞遷其職。太祖從之◯帝遣潘美伐南漢主劉鋹。美進兵薄城下。漢主懼。美遣人

諭以帝意以為能戰則戰不能戰則守不能
守則降不能降則死不能死則亡此五者惟
所行之他不敢問也漢主不果降卒被擒而
歸○帝征太原過彰德時韓重贇為節度使
迎帝帝宴之曰契丹知我是行必率衆來援
彼意鎮定無備必由此入卿可領兵倍道而
進出其不意破之遂命重贇為北面都部署
夜發果遇契丹兵于定州重贇大破其衆
高宗時兀术入寇韓世忠戰走之詔曰世忠

蕩平諸寇連奏大捷已加優擢其告諸統制官各務立功報國共濟中興以光史用已而兀朮與劉豫合兵復至帝以御札賜世忠畧曰虜氣正銳朕甚憂之朕雖不德無以君國子民而祖宗德澤猶在人心所宜深念累朝涵養之恩永垂千載忠義之烈世忠讀詔感泣遂自鎮江進屯揚州以禦之○帝命岳飛收復襄陽遂詔監司帥守餉軍無闕庶幾必濟飛等進軍與金兵戰大破之遂復襄陽及

郢隨諸州軍聲大振帝尋命飛為宣撫使扈駕至建康以劉光世所統王德酈瓊等兵五萬餘隸飛且詔德曰聽飛號令如朕親行飛連上䟽反復極論恢復帝賜報曰覽卿近奏鋭然以恢復為請豈天實啓之以輔成朕志行遂中興也飛由是率屬將士將大舉會秦檜主和議忌其成功乃沮其志

元世祖大舉伐宋以伯顏領河南等路行中書省所屬兼聽節制及陛辭世祖諭之曰昔曹

彬以不嗜殺平江南汝其體朕心為吾曹彬可也○至元十八年正月命行省右丞相阿刺罕若丞范文虎及忻都洪茶丘等率十萬人征日本二月諸將陛辭世祖勅曰始因彼國使來故朝廷亦遣使往彼遂留我使不還故使卿輩為此朕聞漢人言取人家國欲得百姓土地若盡殺百姓徒得地何用又有一事朕甚憂之恐卿輩不和耳假言彼國人至與卿輩有所議當同心協謀如出一口答之

○盜起雲南。號數十萬。聲言欲寇成都。時立智理威爲嘉定路達魯花赤馳入告急言辭懇切。繼以泣涕。大臣疑其不然。帝曰。雲南朕所經理。未可忽也。乃推食以勞之。又語立智理威曰。南人生長亂離。豈不厭兵畏禍邪。御之乖方。保之不以其道故爲亂耳。歸以朕意告諸將。叛則討之。服則捨之。毋多殺以傷生意則人必定矣

國朝。甲辰八月。平章常遇春兵至贛州。熊天瑞

固守不下。
太祖皇帝令平章彭時中以兵會遇春等共擊之。又命中書右司郎中汪廣洋往叅謀遇春軍事。諭廣洋曰。汝至贛。如城未下。可與遇春等言。熊天瑞困處孤城。猶籠禽阱獸。豈能逃逸。但恐破城之日。殺傷過多。要當以保全生民為心。一則可為國家用。一則可為未附者勸。且如漢將鄧禹不妄誅殺。得享高爵。子孫昌盛。此可為法。向者鄱陽湖之戰。陳友諒既

敗生降其兵至今爲我用縱有逃歸者亦我之民我前克湖廣禁軍士毋入城故能全一郡之民苟得郡無民何益廣洋至贛見遇春等傳

太祖命時天瑞拒守益堅遇春乃浚濠立柵以困之未幾城降○乙巳八月命中書左相國徐達爲大將軍平章常遇春爲副將軍帥師二十萬伐張士誠集將佐諭之曰自大亂以來豪傑並起所在割據稱名號者不可勝數

江南亂雄。西有陳友諒東有張士誠。皆連地千里擁衆數十萬。吾介乎二人之間。相與抗者十餘年。覼二人所爲其志豈在於民。不過貪富貴聚淵藪劫奪寇攘而已。友諒敗滅。獨士誠據有浙西北連兩淮。恃其彊力。數侵吾之疆場。賴諸將連歲征討。克取兩淮之地。今惟浙西姑蘇諸郡未下。故命卿等討之。卿等宜戒飭士卒。毋肆虜掠毋妄殺戮。毋發丘壠。毋毀廬舍。聞張士　誠母葬姑蘇城外。慎勿侵

毀其墓。汝等毋忘吾言。諸將帥務在輯睦。勿縱左右欺淩軍士。凡為將之功。必資士卒。善撫恤之。大抵克敵者必以成功為效。樹德者必以廣恩為務。卿等勉之。諸將皆再拜受命

○吳元年十月。命徐達為征虜大將軍。常遇春為征虜副將軍。率甲士二十五萬。由長淮入大河北取中原。胡廷瑞為征南將軍。何文輝為副將軍。率吉安寧國南昌袁贛滁和無為等衛軍。由江西取福建。以湖廣參政戴德

隨征。湖廣平章楊璟。左丞周德興。參政張彬。率武昌荆州益陽常德潭岳衡澧等衛軍取廣西。召諸將諭之曰。征伐所以奉天命。平禍亂安生民。故命將出師必在得人。今諸將非不健鬬。然能持重。師有紀律戰勝攻取。得為將之體者。莫如大將軍達。當百萬之衆。勇敢先登摧鋒陷陣所向披靡莫如副將軍遇春。然吾不患遇春不能戰。但患其輕敵耳。吾前在武昌。親見遇春纔遇數騎挑戰。即輕身赴

之彼陳氏如張定邊者何足稱數尚據城指揮遇春為大將顧與小校爭能甚非所望切宜戒之若臨大敵遇春須領前鋒或敵勢彊則遇春與叅將馮宗異分為左右翼各將精銳以擊之左丞薛顯叅政傅友德皆勇略冠諸軍可各領一軍使當一面或有孤城小敵但遣一將有膽略者付以總制之權皆可成功達則專主中軍策勵羣帥運籌決勝不可輕動古云將在軍君不與者勝汝等其識之

又謂達曰。閫外之事。汝實任之。茲行必自山東次第進取。山東古云十二山河之地。師行之際。須嚴部伍。明分數。一衆心。審進退之機。適通變之宜。使戰必勝。攻必取。我虛而彼實則避之。我實而彼虛則擊之。將者三軍之司命。立威者勝。任勢者彊。威立則士用命。勢重則敵不敢犯。吾嘗與諸豪傑並驅。觀其取敗者。未有不由威不立而勢輕也。汝其慎之。諭友德曰。此行汝當努力。昔漢高祖與項羽爭

衡。彭越宣力於山東。今用師自山東。始汝其勉之。諭廷瑞曰。汝以陳氏丞相来歸。事吾數年。忠實無過。故命汝總兵往取福建。何文輝為爾之副。湖廣糸政戴德從汝調發。二人皆吾親近之人。勿以此故廢軍政。凡號令征戰。一以軍法從事。吾昔微時在行伍中。見將帥統御無法。心竊鄙之。及後握兵權。所領一軍皆新附之士。一日驅之野戰。有二人犯令。即斬以徇。衆皆股栗。莫敢違。吾節度。人能立志。

何事不可為。聞汝往年嘗攻閩中。必深知其地里險易。令總大軍進征。凡攻圍城邑。必擇便利可否為之進退。無失機宜。克定之功。全賴於汝。於是達等拜命辭出。○洪武元年七月。

太祖將發汴梁。大將軍徐達等自陳橋入辭。乃諭之曰。朕與公等率衆渡江。誓除禍亂以安天下。今士卒舍父母妻子。戰鬬於矢石之間。百死一生。久未休息。朕每念之惕然于心。然

非得已也中原之民久為羣雄所苦死亡流
離徧于道路天監在茲朕不敢怠故命爾等
帥師北征廓清中原拯民艱苦昔元起沙漠
其祖宗有德天命入主中國將及百年今其
子孫怠荒罔䘏民艱天厭棄之君則有罪民
復何辜前代革命之際兵戈相加視如仇讎
肆行屠戮違天虐民朕實不忍爾諸將帥當
以為戒克城之日毋虜掠毋焚蕩毋妄殺人
必使市不易肆民安其生凡元之宗戚皆善

待之庶幾上荅天心下慰人望以成朕伐罪
救民之志有不恭命者必罰無赦諸將皆感
激拜辭而行

永樂四年七月

太宗皇帝命成國公朱能等征討安南黎賊臨
遣諭之曰前安南王陳日煃在我
太祖皇帝時率先歸順恭脩職貢始終一誠我
國家亦待以優禮安南之人皆受其福日煃
死其後王爲賊臣黎季犛所弒篡奪其位僣

稱大號。殺陳氏子孫殆盡。放兵四劫。攻擾占城。侵我邊境。邀殺朝使。傷害官軍。而暴征橫賦。虐其國人。國人怨之深入骨髓。

天地鬼神皆所不容。朕恭天之命。子育萬方。不敢不正。特遣爾等率師弔伐。夫安南之人。皆

朕赤子。今其勢如在倒懸。汝往當如救焚拯溺。不可緩也。惟黎賊父子及其同惡。在所必獲。其脅從及無辜者。必釋。爾宜深體朕心。毋養亂。毋玩寇。毋毀廬墓。毋害稼穡。毋恣取貨

財毋掠人妻女毋殺戮降附有一於此雖有
功不宥爾其慎之毋冒險肆行毋貪利輕進
其愛恤士卒堅利甲兵本之以敬慎載之以
智勇爾其勉之罪人既得即擇陳氏子孫之
賢者立之使撫治一方然後還師其往勉之
能等頓首受命復遣使齎勑諭西平侯沐
晟曰昔爾父事我
皇考累效勞勤撫西域定雲南功績偉然既沒
之後越等追封爾兄弟繼襲侯爵爾受一方

之寄者數年邊境安輯良有可嘉然丈夫貴自立功烈今命爾為左副將軍副總兵官成國公朱能征討安南黎賊爾當勉盡忠勤和以輯事達非常之功以光先人以啓後嗣爾其懋哉夫智信仁勇嚴為將之道也畏懦則僨事委瑣則罔功必務深遠之謀毋狃目前之見毋驕于小得必戒于私暱則有以稱朕之委任爾宜懋哉

馭夷

周宣王時玁狁内侵逼近京邑命尹吉甫帥師
伐之故詩人詠之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言
逐出之而已不窮追也○淮南之夷爲亂乃
命召穆公往平之既平詩人美之曰江漢湯
湯武夫洸洸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
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漢文帝未立時南越王趙佗以漢數擊之不利
遂乘黃屋左纛稱制數寇邊境及帝即位遣
中大夫陸賈賜佗書有曰聞王遺將軍隆慮

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
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
問。脩治先人冢。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為寇不
止。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
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
朕不忍為之也。且得王之地。不足以為大。得
王之財。不足以為富。服嶺以南。王自治之。雖
然王之號為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
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為也。願與王

分棄前惡。通使如故。賈至越。佗恐頓首謝罪。
願奉明詔。長為藩臣奉職貢

武帝元狩二年。匈奴單于怒渾邪休屠王為
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渾邪王與休屠
王恐。謀降漢。休屠王後悔。渾邪王殺之。并其
衆以降。帝乃分徙降者邊五郡故塞外。因其
故俗為五屬國。而金城河西西並南山至鹽
澤空無匈奴。漢既得渾邪王地。隴西北地上
郡益少胡寇。詔減三郡戍卒之半。以寬天下

之縣◯帝以匈奴右賢王數侵擾朔方。乃令車騎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高闕。別遣將出朔方及右北平。凡十餘萬人。皆令屬青擊匈奴。右賢王飲醉。青等夜至圍之。右賢王驚潰圍北去。得裨王十餘人。衆萬五千餘人。畜數十百萬。於是引兵還◯帝以樓蘭王姑師攻劫漢使。為匈奴耳目。遣趙破奴擊之。破奴以七百騎虜樓蘭王。遂破車師。因舉兵威以困烏孫大宛之屬。封破奴浞野侯。於是酒泉列

亭障至玉門矣

宣帝神爵二年。以鄭吉為西域都護。初吉以侍郎田渠黎。因發諸國兵攻破車師。遷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南道。至是匈奴乖亂。日逐王先賢撣(音纏)欲降漢。使人與吉相聞。吉發諸國兵五萬人迎之。將詣京師。時吉威震西域。遂并護車師以西北道。故號都護。都護之置自吉始。於是中西域而立幕府治烏壘城。去陽關二千七百餘里。督察烏孫康居等三

十六國動靜有變以聞漢之號令班西域矣

○甘露三年帝幸甘泉郊泰畤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賜以冠帶衣裳金璽盭綬玉具劒佩弓矢棨戟安車鞍馬金錢衣被錦繡穀帛絮禮畢使使者道單于先行宿長平帝還登長平阪詔單于毋謁其羣臣皆得列觀及諸蠻夷君長數萬咸迎於渭橋下夾道陳帝登渭橋咸稱萬歲單于就邸長安置酒建章宮饗賜之二月遣歸國發邊郡士馬送出塞又

轉邊穀米前後三萬四千斛給之單于請居光祿塞下有急保受降城自是烏孫以西至安息諸國近匈奴者咸尊漢矣

光武建武九年司徒掾班彪上言今涼州部皆有降羌羌胡被髮左衽與漢人雜處習俗既異言語不通數為小吏黠人所見侵奪窮恚無聊故致反叛舊制益州部置蠻夷騎都尉幽州部置領烏桓校尉涼州部置護羌校尉皆持節領護治其怨結歲時巡行問所疾

苦。又數遣使譯通導動靜。使塞外羌夷為吏耳目。州郡因此可得警備。今宜復如舊制以明威防。帝從之。以牛邯為護羌校尉○建武二十一年。莎車王賢浸以驕橫。欲兼并西域。數攻諸國。諸國愁懼。車師前王鄯善焉耆等十八國俱遣子入侍。願得都護。帝以中國初定。北邊未服。皆還其侍子。厚賞賜之。諸國聞都護不出。而侍子皆還。大憂恐。乃與燉煌太守檄。願留侍子以示莎車。言侍子見留。都護

尋至冀且息其兵裵遵以狀聞帝許之西域諸國侍子久留燉煌皆愁思亡歸莎車王賢知都護不出擊破鄯善攻殺龜茲王鄯善王安上書願復遣子入侍更請都護帝報曰今使者大兵未能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建武二十七年北匈奴遣使詣武威求和親帝召公卿廷議不決皇太子言曰南單于新附北虜懼於見伐故傾耳而聽爭欲歸義耳今未能出兵而反交通北虜臣

恐南單于将有二心北虜降者且不復来矣。帝然之告武威太守勿受其使臧宮馬武上書曰虜今人畜疫死旱蝗赤地疲困乏力不當中國一郡萬里死命縣在陛下豈宜固守文德而墮武事乎今命将臨塞厚縣購賞諭告高句驪烏桓鮮卑攻其左發河西四郡天水隴西羌胡擊其右如此北虜之滅不過數年詔報曰今國無善政灾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且傳聞之事

恒多失實誣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民自是諸將莫敢言兵事者

安帝延光元年詔高句麗遂成等桀逆無狀當斬斷葅醢以示百姓幸會赦令乞罪請降鮮卑濊貊連年寇鈔驅略小民動以千數而裁送數十百人非向化之心也自今已後不與縣官戰鬭而自以親附送生口者皆與贖直縑人四十匹小口半之

唐太宗貞觀初。頡利突利二可汗大舉入寇。進至渭水便橋之北。帝與房玄齡等六騎徑詣渭水上。與頡利隔水語。責以負約。突厥大驚。皆下馬羅拜。俄而諸軍繼至。旌甲蔽野。帝麾軍使却而布陣。獨留與語久之。突厥懼而請和。受盟而去。

◯三年冬。代州都督張公謹上言突厥可取之狀。帝乃命李靖為定襄道行軍總管。統諸軍討之。十二月。突厥突利可汗入朝。帝曰。往者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於

突厥朕常痛心焉今單于稽顙庶幾可雪前恥矣昔人謂禦戎無上策能安撫中國而四夷自服豈非上策乎○四年春李靖自馬邑進夜襲頡利于定襄破之李世勣出雲中戰于白道亦大破之頡利既敗竄于鐵山遣執失思力入見謝罪求朝帝遣鴻臚卿唐儉等慰撫之又詔李靖將兵迎之頡利外爲卑辭內實猶豫謀走磧北靖引兵與世勣會謀曰頡利雖敗其衆猶盛若走度磧北則難圖矣

令詔使至彼虜必自寬若選萬騎襲之不戰可擒矣遂勒兵夜發世勣繼之頡利見偸來大喜靖前鋒去牙帳七里頡利始知之乘千里馬先走其衆遂潰斬首萬餘級俘男女十餘萬世勣軍磧口酋長皆率衆降頡利及族人思摩往依沙鉢羅設蘇尼失蘇尼失執頡利等舉衆來降漠南遂空帝御樓受俘館之太僕上皇聞之歎曰漢高祖困白登不能報今我子能滅突厥吾付託得人復何憂哉帝

詔羣臣議區處突厥降衆。朝士言多不合。溫彥博請準漢建武故事。置於塞下。順其土俗以實空虛之地。使為中國扞蔽。帝用彥博策。東自幽州。西至靈州。分突利故地為四州。又分頡利之地為六州。左置定襄。右置雲中二都督府以統其衆。以突利為順州都督。頡利為右衛大將軍。蘇尼失思摩皆封郡王。其餘拜官有差。領入居長安者近萬家。○五年。康國求內附。帝曰。前代帝王好招來絕域以求

服遠之名。無益於用而靡弊百姓。今康國内附。儻有急難。於義不得不救。師行萬里豈不疲勞。勞百姓以取虛名。朕不為也。遂不受○十七年。太常丞鄧素使高麗還。請於懷遠鎮加戍兵以逼高麗。帝謂之曰。遠方不至則脩文德以來之。未聞一二百戍卒能威絶域者也。仁義忠信不理於內。兵甲士卒遠勞於外。有國之深忌朕所不取也

宋真宗景德三年六月。知廣州凌策請發兵定

交阯亂。帝以黎桓素脩職貢。不欲伐。命遵前
詔安撫。七月。邵曄上邕州至交阯水陸路及
控制宣州山川等圖。帝曰。祖宗闢土廣大。唯
當慎守。不必貪無用地。苦勞兵力

神宗時。范純仁為陝西轉運副使。召還。帝問
曰。卿在陝西久主漕輓。必精意邊事。城郭甲
兵糧儲如何。對曰。城郭粗完。甲兵粗脩。糧儲
粗備。帝愕然曰。卿才能如此。朕所倚賴。而執
事皆言粗。何也。純仁徐對曰。粗者。未精之辭

如是足矣臣願陛下無深留意於邊事恐邊臣覬望要功生事結釁夷狄殘害生靈耗竭財用糜費爵賞不惟爲今日眼前之害又將貽他時意外之憂願陛下究孟子交隣之道修孔子來遠之德洽于夷狄彼將愛戴陛下如父母雖其酋首桀驁欲侵侮我疆其徒亦不爲之用也帝納之

元世祖中統元年廉希憲爲陝西宣撫使言高麗國王嘗遣其世子倎入覲會憲宗將兵攻

宋俟留三年不遣今聞其父已死若立俟遣
歸國彼必懷德於我是不煩兵而得一國也
帝是其言改館俟以兵衛送之仍赦其境内
○征交阯失利復謀大舉不忽木曰蠻夷詭
詐天威臨之寧不震懼獸窮則噬勢使之然
今其子日燇襲位若遣一介之使諭以禍福
彼能悔過自新則不煩兵而下矣如或不悛
加兵未晚帝從之於是交阯感懼遣其僞昭
明王等詣闕謝罪盡獻前六歳所當貢物

國朝

太宗皇帝永樂初。西北諸胡來貢。命光祿卿賜食。既罷。禮部尚書李至剛進曰。西北諸胡。

陛下撫綏。皆已向化。邊境已寧。

太宗曰。人嘗言以不治治夷狄。夫好善惡惡。人情所同。豈間於華夷。撫之有道。未必不來。虎至暴擾之。能使馴帖。況虜亦飢食渴飲具人心者。何不可馴哉。但有來者推誠待之耳

二十一年十月。

太宗皇帝北征。駐蹕上莊堡寧陽侯陳懋為前
鋒遇韃靼王也先土干率妻子部屬來歸。懋
以其部屬入見。也先土干遙望
天顏尚有懼色。
太宗命稍前與語。遂備述誠悃久願來歸但為
阿魯台等牽縶。今幸見
陛下是天賜臣再生之日也。
太宗曰華夷本一家。朕奉天命為天子天之所
覆地之所載皆朕赤子豈有彼此爾今順天

道而來。君臣相與共享富貴。勿憂也。也先土
干及其部屬皆叩頭呼萬歲。命悉賜酒饌。也
先土干退。謂所親曰。
大明皇帝眞吾主也。舍此何適。
太宗諭文武羣臣曰。遠人來歸。宜有以旌異之。
其封也先土干為忠勇王。賜姓名曰金忠。也
先土干之來歸也。其甥把台罕實賛之。遂授
把台罕都督。俱賜冠帶及織金襲衣。遂賜宴。
命金忠坐侯之下伯之上。御前珎羞悉輟以

賜之宴罷御用金杯等物亦輟賜之於是左右皆賛美
上功德之盛。
太宗曰昔唐突厥頡利入朝太宗言胡越一家有矜大自得之意朕所不取惟天下之人皆遂其生邊境無虞兵甲不用斯朕志也

五倫書卷之二十二

虞娥皇女英

舜之二妃帝堯之女也舜在側微四岳薦之於堯堯乃妻之二女以觀厥內二女承事舜不以天子之女故而驕盈怠嫚思盡婦道舜既嗣位為天子娥皇為后女英為妃天下稱二妃聰明貞仁舜南巡崩於蒼梧

二妃從之死於江湘之間。世稱湘君湘夫人

周太姒。有莘國之女。文王妃也。性貞淑。不貳其操。已貴而能勤。已富而能儉。已長而敬不弛於師傅。已嫁而孝不衰於父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時宮中之人見其有幽閑貞靜之德。故作關雎詩以美之。言后妃之德如關雎摯而有別。則性情之正可見矣

漢孝宣帝后許氏。初起微賤。及進尊位。其車從

甚節儉。五日一朝皇太后於長樂宮。親奉案上食以婦道共養。帝加重焉

馮昭儀右將軍光祿勳奉世之女也。元帝時。自美人為婕妤帝幸虎圈鬬獸後宮皆從。熊逸出圈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傅昭儀等皆驚走。婕妤直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帝問婕妤。人情皆驚懼何故當熊對曰。妾聞猛獸得人而止。妾恐至御坐。故以身當之。帝嗟嘆。以此敬重焉。傅昭儀等皆慚。明年立為昭儀

班婕妤左曹越騎況之女。賢才通辯。入後宮爲婕妤。成帝遊於後庭。嘗欲與同輦。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女嬖。今欲同輦。得無似之乎。帝善其言而止

平帝后王氏。莽之女也。婉淑有節行。帝即位后年九歲。莽秉政。欲依霍光故事。以女配帝。后立歲餘。帝崩。後數年。莽簒位。后年十八。自劉氏廢。常稱疾不朝會。莽敬憚哀傷。欲嫁之。

令立國將軍孫建世子豫將醫往問疾后大怒鞭笞傍侍御因廢疾不肯起莽遂不敢彊及漢兵誅莽燔燒未央后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君子謂平后體自然貞淑之行不為存亡改意可謂節行不虧汙者矣

明德皇后馬氏伏波將軍援之小女明帝后也章帝即位尊為皇太后建初元年帝欲封諸舅太后不聽明年夏大旱言事者以為不封外戚之故有司因此上奏宜依舊典太后

詔曰有司奈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吾豈可上負先帝之旨下虧先人之德重襲西京敗亡之禍哉固不許廣平鉅鹿樂成王車騎朴素無金銀之飾帝以白太后太后即賜錢各五百萬於是內外從化被服如一

和熹皇后鄧氏太傅禹之孫和帝后也能史書通詩論語時有疾特令后母兄弟入侍醫藥不限日數后言於帝曰宮禁至重而使外舍久在內省上令陛下有幸私之譏下使賤

妾獲不知足之謗。上下交損。誠不願也。帝曰。人皆以數入為榮。乃反以為憂。深自抑損。誠難及也。每有讌會。諸姬貴人競自脩整。后獨著素裝。服無飾。初為貴人時。其衣有與陰后同色者。即時解易。帝每有所問。常逡巡後對。不敢先陰后言。帝知其勞心曲體。歎曰。脩德之勞。乃如是乎

順烈皇后梁氏。大將軍商之女。順帝后也。少好書史。常以列女圖畫置于左右。以自監戒。

永建三年。選入掖庭。遂以為貴人。常被引御從容辭於帝曰。夫陽以博施為德。陰以不專為義。螽斯則百福之所由興也。願陛下思雨露之均澤。識貫魚之次序。使小妾得免罪謗之累。由是帝加敬焉。陽嘉元年春。立為后

三國魏文昭皇后甄氏。文帝后也。后初為夫人時太祖征關中。武宣皇后從留孟津。帝居守鄴。后以武宣皇后體少不安。不得定省。憂怖晝夜泣涕。左右驟以安問告。后猶不信曰。夫

人在家故疾每動輒歷時今疾便差何速也此欲慰我意耳憂愈甚及大軍還鄴后朝武宣皇后望幄座悲喜感動左右武宣皇后見后如此亦泣且曰新婦謂吾前病如昔時困邪吾時小小耳十餘日即差因嗟嘆曰此真孝婦也

晉文明皇后王氏魏中領軍蘭陵侯肅之女文帝后也年八歲誦詩論尤善喪服苟有文義目所一見必貫於心九歲遇母疾扶侍不捨

左右衣不鮮帶者久之既并歸于文帝事舅姑盡婦道及居父喪身不勝衣言與淚俱雖處尊位不忘素業躬執紡績器服無文御浣濯之衣食不參味云

唐文德皇后長孫氏太宗后也喜圖傳視古善惡以自鑒矜尚禮法性約素服御取給則止益觀書雖容櫛不少廢與帝言或及天下事辭曰牝雞司晨家之窮也帝固要之訖不對初后異母兄安業無行父喪嘗逐后還外家

后貴未嘗以為言擢位將軍後與李孝常等謀反將誅后叩頭曰安業罪死無赦然向遇妾不以慈戶知之令論如法人必謂妾釋憾於兄無乃為帝累乎遂得減流越巂一日后寢疾稍亟太子欲請大赦泛度道人祓塞灾會后曰死生有命非人力所支若脩福可延吾不為惡使善無效我尚何求且赦令國家大事佛老異方教耳皆上所不為豈宜以吾亂天下法太子遂不敢奏云

莊憲皇后王氏。順宗后也。性仁順。宮中化其德。莫不柔雍。又深抑外家。無毫絲假貸。訓屬內職。有古后妃風

懿安皇后郭氏。汾陽王子儀之孫。憲宗后也。憲宗為廣陵王。聘以為妃。順宗以其家有大功烈。故禮之異諸婦。是生穆宗。元和元年。進冊貴妃。穆宗嗣位。上尊號皇太后。移御興慶宮。凡朔望三朝。帝率百官詣宮門為壽。帝升遐。中人有為后謀稱制者。后怒曰。吾效武氏

耶。今太子雖幼。尚可選重德為輔。吾何與外事哉。敬宗立。歸太皇太后

宋章穆皇后郭氏。宣徽南院使守文第二女。真宗后也。后謙約惠下。性惡奢靡。族屬入謁禁中。服飾華侈。必加戒勗。有以家事求言於帝者。后終不許。兄子出嫁。以貧欲求恩賚。但出裝具給之。帝尤加禮重焉

德妃楊氏。仁宗妃也。端麗機敏。善組紃。書藝一過目如素習。父忠為侍禁。仁宗欲加獎擢。

妃辭曰。外官當積勞以取貴。今以恩澤徼倖。恐啓左右詖謁之端。帝悅。命徙居肅儀殿

宣仁皇后高氏。英宗后也。神宗立。尊為皇太后。居寶慈宮。帝屢欲為高氏營大第。不許。元豐八年。帝不豫浸劇。宰執王珪等入問疾。乞立延安郡王為皇太子。太后權同聽政。帝領之。珪等見太后簾下。后泣撫王曰。兒孝順。自官家服藥。未嘗去左右。喜學書。已誦論語七卷。絕不好弄。乃令王簾外見珪等。是日降制

立為皇太子。是為哲宗。哲宗嗣位。尊為太皇太后。驛召司馬光呂公著。未至。迎問今日設施所宜先。未及條上。已散遣修京城役夫。減皇城覘卒。止禁庭工伎。廢導洛司。出近侍尤無狀者。戒中外無苛斂。寬民間保馬。戶事由中旨。王珪等弗豫知。又起文彥博於既老。諭以復祖宗法度為先務。從父遵裕坐西征失律抵罪。蔡確欲獻諛以固位。乞復其官。后曰。遵裕靈武之役。塗炭百萬。先帝中夜得報。起

環榻行。徹旦不能寐。聖情自是驚悸馴致大故。禍由導諛。得免刑誅幸矣。先帝肉未冷。吾何敢顧私恩而違天下公議。確悚慄而止。有司請受用寶於文德殿。后曰。母后當陽。非國家美事。況天子正衙。豈所當御。就崇政足矣。上元燈宴。后母當入覲。止之曰。夫人登樓。上必加禮。是由吾故而越典制。於心殊不安。但令賜之燈燭。遂歲以為常。時宋用臣等既被斥。祈神宗乳媪入言之。冀得復用。后見其來。

曰汝来得非為用臣等遊說乎且汝尚欲如
曩日求内降干撓國政耶若復爾吾即斬汝
媪大懼不敢出一言自是内降遂絶力行故
事抑絶外家私恩文思院奉上之物無巨細
終身不取其一臨政八年朝廷清明華夏綏
定以為女中堯舜

成肅皇后謝氏孝宗后也性儉慈減膳羞每
食必先以進御服澣濯衣有數年不易者弟
淵以后貴授武翼郎后嘗戒之曰主上化行

恭儉。吾亦躬服澣濯。爾宜崇謙抑。遠驕侈
度宗全皇后。會稽人。理宗母慈憲夫人姪孫
女也。略涉書史。幼從父昭孫知岳州。開慶初
秩滿歸。道過潭州。時元兵入破全衡永桂。圍潭
州。人有見神人衛城者。已而潭獨不下。逾年
事平。至臨安。會太子議納妃。臣僚遂言全氏
侍其父昭孫往返江湖。備嘗艱險。其處富貴
必能盡警戒相成之道。理宗以母慈憲故。乃
詔后入宮。理宗問曰。爾父昭孫昔在寶祐間

沒于王事。每念之。令人可哀。后對曰。妾父可
念。淮湖之民尤可念也。理宗深異之。語大臣
曰。全氏女言辭甚令。宜配冢嫡以承祭祀。遂
擇為皇太子妃。度宗立。冊為皇后
元徽仁皇后弘吉剌氏。裕宗后。成宗母也。先是
世祖出田獵。道渴。至一帳房。見一女子緝駝
茸。世祖從覓馬湩。女子曰。馬湩有之。但我父
母諸兄皆不在。我女子難以與汝。世祖欲去
之。女子又曰。我獨居此。汝自來去。於理不宜。

我父母即歸。姑待之。須臾果歸。出湩飲世祖。世祖既去。嘆息曰。得此等女子為人家婦。豈不美耶。後與諸臣謀擇太子妃。世祖俱不允。有一老臣嘗知向者之言。且知其未許嫁。言于世祖。世祖大喜。遂納為太子妃。成宗即位。尊為皇太后云

國朝

孝慈高皇后馬氏。

太祖高皇帝后也。自少貞靜端一。孝敬慈慧聰

明出人意表。尤好詩書。恒以不逮事舅姑爲恨。見

帝追慕悲傷。亦爲之泝涕。晨夕禕翟從

帝拜謁奉先殿。每當祭祀。躬治膳羞。務盡誠敬。

仁孝皇后徐氏。中山武寧王之長女。

太宗皇帝后也。自幼貞靜純明。孝敬仁厚。王與

夫人言。此女天禀非常。宜以經史充其知識。

后於書一覽。輒成誦不忘。由是博通載籍。

太祖高皇帝一日召王問曰。知卿有賢女。朕第

四子氣質不凡。能以配焉。王拜稽首謝。洪武九年正月。册為燕王妃。恭勤婦道。

孝慈高皇后深所愛重。嘗曰。燕王妃所行足以

儀範宮闈。又曰。此吾孝婦也。

高皇后崩。哀毀動左右。執喪三年。蔬食如禮。免喪。或語及。未嘗不流涕云

內助

周。太姜。有呂氏之女。太王妃也。生太伯。仲雍。王季。太姜性貞順率道。靡有過失。太王謀事遷

徒必與太姜俱焉

太任文王之母太姒文王之妃俱有聖德故詩人美文王而推本言之曰思齊太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蓋言上有聖母所以成之者遠內有賢妃所以助之者深也

姜后者齊侯之女宣王后也賢而有德宣王常晏視朝姜后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傅母通言於王曰妾之不才至使君王晏朝敢

請罪。王曰。寡人不德。寔自生過。非夫人之罪也。遂復姜后而勤於政事。早朝晏退。卒成中興之名

漢明德皇后馬氏。明帝在御。楚獄連年不斷。因相證引。坐繫者甚衆。后慮其多濫。乘間言及惻然。帝感悟。多所降宥。每於侍執之際。輒言及政事。尤多毗補。而未嘗以家私干欲。寵敬日隆。始終無衰

和熹皇后鄧氏。和帝永元八年冬。入掖庭爲

貴人時年十六知典籍承事陰后夙夜兢惕
會陰后以巫蠱事廢后請救不能得帝便屬
意焉后愈稱疾篤深自閉絶會有司奏建長
秋宮遂立爲皇后是時方國貢獻競求珎麗
之物自后立悉令禁絶歲時但供紙墨而已
晉文明皇后王氏文帝知鍾會有才能深見寵
任后言於帝曰會見利忘義好爲事端寵過
過必亂不可大任會後果反武帝受禪尊爲
皇太后

唐太穆皇后竇氏周上柱國毅之女高祖后也
高祖在煬帝時多畜善馬后見曰上性樂此
盍以獻徒留之速罪無益也不聽頃果坐譴
帝見隋政亂多妄誅殛乃爲自安計數奏鷹
犬異駒煬帝喜擢位將軍因泣謂諸子曰早
用而毋言得此久矣帝有天下詔即所葬園
爲壽安陵謚曰穆及祔獻陵尊爲太穆皇后
文德皇后長孫氏兄無忌於太宗本布衣交
以佐命爲元功出入臥內帝將引以輔政后

固謂不可。乘間曰。妾託體紫宮。尊貴已極。不願私親更據權于朝。漢之呂霍可以爲誡。帝不聽。自用無忌爲尚書僕射。后密諭令牢讓。帝不獲已乃聽。后喜見顏色。一日從幸九成宮。方屬疾。會柴紹等急變聞。帝甲而起。后輿以從。宮司諫止。后曰。上震驚。吾可自安。及疾大漸。與帝訣。時房玄齡小譴就第。后曰。玄齡久事陛下。預奇計秘謀。非大故願勿置也。又請帝納忠容諫。勿受讒。省遊畋作役。死無恨

也

賢妃徐氏太宗妃也生五月能言四歲通論
語詩八歲自曉屬文父孝德試使擬離騷為
小山篇曰仰幽巖而流盼撫桂枝以凝想將
千齡兮此遇荃何為兮獨往孝德大驚太宗
聞之召為才人遷充容貞觀末數調兵討定
四夷稍稍治宮室百姓勞怨上疏極諫且言
東戍遼海西討崑丘士馬罷耗漕饟漂没捐
有盡之農趨無窮之壑圖未獲之衆喪已成

之軍。故地廣者非常安之術。人勞者爲易亂之符也。又言伎巧爲喪國之斧斤。珠玉爲蕩心之酖毒。侈麗纖美。不可以不遏。志驕於業泰。體逸於時安。其剴切精詣。大畧如此。帝善其言。優賜之。帝升遐。哀慕成疾。不肯進藥。曰。帝遇我厚。得先狗馬侍園寢。吾志也。永徽元年卒。贈賢妃。陪葬昭陵石室

宋章獻皇后劉氏。虎捷都指揮使嘉州刺史通第二女也。真宗即位。入爲美人。進德妃。章穆

皇后崩。帝立為后。性警悟曉書史。聞朝廷事能記其本末。帝退朝閱天下封奏。多至中夜。后皆預聞。宮闈事有問。輙傳引故實以對。帝甚重之

遼太祖皇后述律氏。簡重果斷。有雄略。時幽州劉守光遣韓延徽求援。不拜。太祖怒留之使牧馬。后曰。守節不屈。賢者也。宜禮用之。太祖乃召延徽與語。大悅。時吳主李昪獻猛火油。以水沃之愈熾。太祖選三萬騎以攻幽州。后

曰豈有試油而攻人國者指帳前樹曰無皮可以生乎太祖曰不可后曰幽州之有土有民亦猶是耳吾以三千騎掠其四野不數年困而歸我矣何必為此萬一不勝為中國笑吾部落不亦解體乎

金徒單皇后廢帝后也帝謂侍臣曰昨太子生日皇后獻朕一物大是珍異卿試觀之即出諸絳囊中乃田家稼穡圖启意太子生深宮之中不知民間稼穡之艱難故以為獻朕甚

賢之

元昭睿皇后弘吉剌氏。濟寧忠武王按陳之女。世祖后也。性明敏。達於事機。國家初政。左右怯薛與有力焉。一日四怯薛官奏割京城外近地牧馬。帝既允。方以圖進。后至帝前將諫。先陽責太保劉秉忠曰。汝漢人聰明者。言則帝聽。汝何為不諫。向初到定都時。若以地牧馬則可。今軍民俱分業已定。奪之可乎。帝默然。命寢其事。至元十三年平宋。幼主朝于上

都大宴衆皆歡甚唯后不樂帝曰我今平江南自此不用兵甲衆人皆喜爾獨不樂何耶后跪奏曰妾聞自古無千歲之國毋使吾子孫及此則幸矣帝以宋府庫故物各聚置殿庭上召后視之后徧視即去帝遣宦者追問后欲何所取后曰宋人貯蓄以遺子孫子孫不能守而歸於我我忍取一物耶

國朝

孝慈高皇后馬氏從

太祖在軍時歲大歉常自忍饑懷糗餌脯脩供

帝。未嘗乏絕造次顛沛恪遵婦道。

帝每有識記書札輒命

后藏之。倉卒取視。

后即於囊中出而進之。未嘗脫誤。

帝嘗焚香祝天願天命早有所付毋苦天下生

民。

后謂

帝曰。方今豪傑並爭。雖未知天命所歸。以妾觀

之惟以不殺人為本。顛者扶之，危者救之。收集人心，人心所歸，即天命所在。彼縱殺掠以失人心，天命之所惡，雖其身亦難保也。

帝曰：爾言深合我意。明日冒雨歸語

后曰：昨聞爾言，往來方寸間不能忘。有一卒違令，忽與婦人俱，詰之不能隱，吐實云掠得之。我告之曰：今日用兵，所以禁亂。若寡人之妻，孤人之子，適以生亂。不即捨之，吾必戮爾。此卒感悟，遂即捨之，由爾言也。

后曰。用心如此。何憂人心之不歸乎。

帝帥師渡江。

后亦率諸將士妻妾繼至太平。及居建康。時吳漢接境。戰無虛日。親率妾媵完緝衣鞵。助給將士。夜分不寐。時時左右

帝規畫。動合事機。洪武元年春正月。

帝即位。用爲皇后。因謂侍臣曰。昔漢光武勞馮異曰。倉卒蕪蔞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君臣之間。始終保全。朕念皇后起布衣

同甘苦。嘗從朕在軍。倉卒自忍飢餓懷糗餌
食朕。比之豆粥麥飯其困尤甚。昔唐太宗長
孫皇后當隱太子搆隙之際。內能盡孝謹承
諸妃消釋嫌猜。朕數為郭氏所疑。朕徑情不
恤。將士或以服用為獻。
后先獻郭氏。慰悅其意。及欲危朕。后輒為彌縫。
卒免於患。殆又難於長孫皇后者。朕或因服
御詰怒小過。輒謂朕曰。主忘昔日之貧賤耶。
朕復為惕然。家之良妻。猶國之良相。豈忍忘

之譏朝因以語

后。后曰。妾聞夫婦相保易。君臣相保難。且妾安敢比長孫皇后賢。但願陛下以堯舜為法耳。

后一日聞得元府庫輸其貨寶至京師。問

帝曰。得元府庫何物。

帝曰。寶貨耳。

后曰。元氏有此寶何以不能守而失之。蓋貨財非可寶。抑帝王自有寶也。

帝曰。皇后之意朕知之矣。但謂以得賢為寶耳。

后即拜謝曰。誠如聖言。妾每見人家產業厚則驕至。時命至則逸生。家國不同。其理無二。人之常情。所當深戒。妾與陛下同處窮約。今富貴至此。恒恐驕縱生於奢侈。危亡起於忽微。故世傳伎巧為喪國斧斤。珠玉為蕩心酖毒。誠哉是言。但得賢才。朝夕啓沃。共保天下。即大寶也。顯名萬世。即大寶也。而豈在於物乎。

帝曰善。

后嘗侍坐乾清宮。語及窮約時事。

帝曰。吾與爾跋涉艱難。備嘗辛苦。今日化家為
國。無心所得。上感天地之德。祖宗之恩。然亦
爾內助之功也。
后曰。陛下一念救民之心。格于皇天。天命眷之。
祖宗祐之。妾何力之有。但願陛下不忘於窮
約之時。而警戒於治安之日。妾亦不忘相從
於患難而謹飭於朝夕。則
天地祖宗非惟庇佑於今日。將為子孫無窮之
福。

后嘗令女史誦小學書。注意聽之。既而奏曰。小學書言易曉。事易行。於人道無所不備。眞聖人之教法。盡表章之。

帝曰。然。吾已令親王。駙馬。太學生。咸講讀之矣。

嘗遇水旱歲凶。

后進食。必間設麥飯野蔬。

帝因告以賑卹之事。

后曰。妾聞水旱無時。賑卹之有方。不如蓄積之先備。卒不幸有九年之水。七年之旱。將何法

以賑之。

帝深以爲然。

后嘗爲

帝言。施恩欲溥徧。然亦有等差。衆庶日給固有艱難。百官家在京者其鄉里遠近不同。家貧富亦異。而俸入有限。應或不給。艱難必甚。遇暑雨祁寒。輒形於嗟嘆。

帝感其意。每遣存問周給之。近臣及諸奏事官。

朝罷會食廷中。

后命中官取其飲食親嘗之滋味涼薄不旨奏
帝曰朝廷用天祿以養天下之賢故自奉欲其
薄養賢欲其豐令之典大亨者不能辯其下
人惟奉上者甘旨羣臣飲食皆不得其味豈
陛下養賢之意乎
帝曰飲食之事朕不經心將謂羣臣皆得甘旨
豈意所司自分厚薄想羣臣欲言又難於啓
齒事雖甚微所係亦大皇后今日不言朕豈
知其如此亟召光祿卿徐興祖等切責之與

祖等皆慙服。
帝嘗臨太學祀先師孔子還。
后問曰太學生幾何。
帝曰數千。又問悉有家乎。曰亦多有之。
后曰善理天下者。以賢才為本。今人才衆多。深
足為喜。但生員廩食於太學。而妻子無所仰
給。寧無所累於心乎。
帝即命月賜粮給其家以為常
成穆貴妃孫氏。父和卿。母晁氏。妃禀性賢淑。

年十八未聘。

太祖皇帝聞其有容德。詔納宮中。言行皆有禮

法。如古昔賢女。

帝即位。冊為貴妃。位衆妃上。小心恭謹於

帝有警戒相成之助。佐

皇后以理治於內。宮壼雍肅

仁孝皇后徐氏當

太宗皇帝舉義靖內難。后所賛畫居多。

帝正大統。后正位中宮。愈益祗勤。數言南北戰

鬪累年。兵民俱敝。宜與休息。又言帝堯施仁
自親族始。又言人材難得。昔湯武之佐。伊尹。
太公。皆先代之人。況今日賢才。皆
太祖皇帝所成堅。
陛下不以新舊為間。
帝悉見嘉納。一日
帝退朝晏。
后請其故。
帝曰。吏部選人。每循資格。朕今日親拔二十餘

人為方岳為郡守。故不覺晏耳。

后曰。國之理亂。係於民之安否。民之安否係於牧守之賢不肖。奈何悉用資格任牧守哉。往古令制。有出衆之才。必有不次之擢。積年勞之多。亦有敘陞之典。二者並行。則士無枉才。官得實用。而治效可致。

帝然之

五倫書卷之二十二